

## 第三章 九一一事件前美中台三角關係

1991 年冷戰結束，兩極體系瓦解，國際體系結構產生巨大的改變，由兩極體系進入「一超多強」的格局，前蘇聯的瓦解並未使國際社會更加穩定，隨著兩極體系的瓦解區域衝突益加嚴重，美國的全球戰略亦隨之不斷調整，同時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成長，帶動其綜合國力的提升，迅速填補前蘇聯在亞洲的權力真空，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政治及軍事力量的成長，使其成為「一超多強」中具影響力的一強。美國經過柯林頓八年的執政，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將中國大陸定位為戰略夥伴，小布希政府 2001 年上任後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將中國大陸定位為「潛在的戰略競爭者」，加上 2001 年 4 月的 EP-3C 撞機事件，使美中關係跌入谷底，美中關係的改變，促使美國的對台灣軍售，美國的對華政策似乎有向台灣傾斜的趨勢。本章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由全球層次及亞太地區兩個層次觀察美中兩國在小布希上任初期在全球及區域的相對地位及權力分配的變化，以及美中關係的變化對兩岸在政治、軍事上的影響。

### 第一節 全球層次中的美中關係

美中關係基本上跳脫不了國際體系結構的框架，尤其是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結構的改變，使體系中的構成員的權力重新分配，權力的重新分配使構成員在體系中的相對地位亦產生變化，中國大陸的崛起取代了前蘇聯的地位，在國際體系中影響力日益增強，此一變化亦使得美國針對新的國際體系思考其國家利益所在，並據以訂定其國家安全戰略，此一現象詮釋了新現實主義理論的二大特點：一是構成員權力的重新分配與相對地位的改變，會影響構成員的互動甚至形成新的體系，二是新的體系會反過來影響構成員的關係，而美中複雜的競合關係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

#### 一、小布希上任時的國際體系

冷戰結束宣告國際體系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原兩極對抗的體系瓦解，國際體系呈現「一超多強」的局勢，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強國，而俄羅斯、德國、英國、法國、中共、日本等仍為主要的強國。此一尚在微調中之國際格局，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稱之為「單極為主的多元體系」

（uni-multipoler system）。<sup>1</sup>原兩極體系內的前蘇聯集團徹底瓦解，美國以獨強姿態出現，尤其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中美國扮演強勢領導角色（bound to

<sup>1</sup>Samu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78.No.2, March/April 1999, p.36. 轉引自陳一新，《戰略模糊中的美中台新圖像》（台北：遠景基金會，民 93 年），頁 10。

lead),<sup>2</sup>更奠定其後冷戰時期超強之地位,此一時期國際體系的變化具下列特色:

(一) 國際體系由兩極轉變為一超多強:

前蘇聯瓦解使東西兩極對抗的體系隨之瓦解,共產陣營亦隨之崩解,國際社會形成多強的格局,美國雖因與前蘇聯軍備競賽導致經濟衰退,赤字高漲,但其他主要強國如德國、英國、法國、中國大陸及日本,不論在經濟、軍事仍無法單獨與美國抗衡,加上波斯灣戰爭期間美國的強勢領導,在在均顯示在後冷戰時期美國領導世界的地位不容挑戰,不論是所謂的「一超多強」或杭廷頓的「單極為主的多元體系」都不能忽視美國超強的地位,甚至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後更有向「強勢超強之單極為主多邊體系」(uni-multipolar system with a strong superpower)發展的趨勢。<sup>3</sup>

(二) 區域衝突的難以掌握:

冷戰期間國際衝突主要是東西陣營意識形態的對抗,國際社會的秩序在美蘇兩國的主導下,尚有一定脈絡可尋,國際衝突亦有一定的解決模式,最重要的是美蘇兩國可以主導處理國際衝突。冷戰結束後,以美蘇為首的國際衝突不再發生,但區域性的衝突發生頻率增加,亦難以預測,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1994年的朝鮮半島核武危機、1996年台海導彈危機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國際社會因區域衝突的增加而動盪不安。

(三)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難以管制:

冷戰時期美蘇兩國雖然競相發展核武,互相以核嚇阻威懾對方,但兩國對核武的嚴格控管及對使用核武的謹慎態度,使世界在核嚇阻的狀況下維持「恐怖平衡」式的和平,人類得以倖免於難。後冷戰時期前蘇聯瓦解,各聯盟國紛紛獨立,經濟的不景氣,使核武管制出現漏洞,加上部份國家不顧聯合國相關規定,競相發展核武,如1998年巴基斯坦及印度成功發展核武,北韓、伊拉克亦努力尋求成為核武國家,國際社會對這些問題束手無策,另外前述這些小布希眼中的「惡棍國家」(rogue states)不僅發展核武,同時也發展生化武器,並積極發展可以攜帶的載具,國際社會亦無法對其制裁,使後冷戰時期國際社會籠罩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陰影下。

小布希上任後國際體系基本上仍維持「一超多強」的格局,美國仍然是世界超強,歐盟、俄羅斯、中國大陸、日本只能算是國際體系中的強權國家,

<sup>2</sup>陳一新,《戰略模糊中的美中台新圖像》(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3年),頁10。

<sup>3</sup>陳一新,前揭書,頁65。

但這些強權國家的狀況各不相同，俄羅斯是正在試圖復興中的強權，在軍事方面仍維持相當實力，經濟方面則力圖振作，<sup>4</sup>對美國的威脅與冷戰時期相較已不可同日而語。日本是國際社會的經濟強權，經過多年的經濟衰退，在小泉的領導下已有復甦的現象，儘管其經濟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sup>5</sup>但在政治方面卻無法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員國，軍事方面雖擁有全球第二高的國防預算，<sup>6</sup>卻受限於非戰憲法及二戰的歷史包袱無法扮演軍事強權的角色，但日本與美國藉由美日安保條約構成堅定的同盟關係，形成美國在亞太安全戰略的核心。歐盟統合後不論政治、軍事及經濟實力均不容小覷，雖然傳統上歐盟與美國存在不同的價值觀，整合後的歐盟可能成為政治及經濟的大國，但在軍事上歐盟對美國尚不具威脅。中國大陸則不論是在政治、經濟或經濟都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且中國大陸堅持走自己的路，儼然已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甚至全球的「潛在戰略競爭對手」。

## 二、小布希上任後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冷戰後的第四次戰略調整

在分析小布希政府九一一事件前的國家安全戰略必須先瞭解冷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演變始能一窺全貌，後冷戰時期因前蘇聯的瓦解，美國面臨全球安全環境以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賴以確立的基本要素產生巨大的變化，曾經主導支配美國安全戰略、武裝力量結構及國防資源分配的主要威脅不再存在，為適應戰略環境的變化，從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起，美國政府對其安全戰略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調整，前後歷經八年，經過三次戰略調整，至柯林頓政府 1997 年 5 月發表「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告一段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由「冷戰型」轉變為「後冷戰型」。<sup>7</sup>

### （一）老布希時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冷戰後的第一次戰略調整

1991 年 8 月 13 日老布希總統 (George Bush) 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將政治、經濟、軍事並列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全球戰略的三大支柱，1992 年 2 月 25 日國防部長錢尼 (Dick Cheney) 向國會提交 1993 年度「國防報告」，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命名為「地區防禦戰略」(Regional Defense Strategy)，主要作戰對象由前蘇聯轉變為可能危及美國戰略利益的地區性軍事強國，由準備對付全球大

<sup>4</sup>90 年代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百 50%，相當於美國的 1/10 中國的 1/5，在 1998 危機之後平均國內生產總值降至 3500 美元，僅是七大國的平均水準的 1/5。

<sup>5</sup>經濟部網站<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statistics/statistics01/reports/A05.xls>2005/10/7

<sup>6</sup>依據台灣九三年國防白皮書顯示，日本 2003 年國防預算高達 468 億美金，遠高於中國大陸 227 億美金，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位。

<sup>7</sup>王緝思，《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台北：生智，2001 年)，頁 200。

戰轉變為對付地區性衝突，地區安全問題成為美國戰略關注的重點，防禦計畫重點從歐洲轉移到第三世界，戰略重心由歐洲轉變為歐亞並重，戰略核子威懾、前進部署（Forward Deployment）、快速反應、重組能力被列為地區防禦戰略的四大支柱，這是後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第一次調整，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區防禦戰略」中，中國大陸被列為可能危及美國戰略利益的地區性軍事強國之一，說明冷戰結束後美國即將中國大陸列為可能的威脅來源之一。

## （二）柯林頓時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冷戰後第二、三次的戰略調整

1994年初柯林頓政府發表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交往與擴大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其中心信仰為：<sup>8</sup>

「我們國內與國外政策的分界線已經逐漸消失—如果我們能夠維持我們的軍事力量、外交政策以及全球影響力，我們必須復甦我們的經濟；如果我們要打開國外市場和為人民創造就業機會，我們必須積極的與外國交往。」

柯林頓政府隨後又提出了美國軍事戰略為「靈活與有選擇地保持接觸戰略」。「接觸與擴展戰略」強調三個目標：第一是加強安全：即保持強大的國防力量，並進行合作安全措施。第二是促進國內繁榮：透過與其他國家合作，創造更為開放和公平的國際貿易體系，並透過刺激全球經濟增長來加強自身經濟實力的政策。第三是促進民主：在全球範圍內保護、鞏固和擴大自由市場民主國家的陣營。此一戰略特別強調要加強國際接觸，確保美國的領導地位，這是後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第二次調整，第二次的調整著眼於經濟利益，就是在這樣的戰略思維下，考量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龐大商業利益，柯林頓政府將中國大陸視為「建設性戰略夥伴」（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1997年5月柯林頓政府發表「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此一戰略確立了美國新世紀安全戰略的方向，其最重要的是提出「塑造—反應—準備」的核心概念，所謂塑造（shape）是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將軍事與外交結合塑造有利美國的國際安全環境，以防患未然。所謂反應（respond）就是提高防止和應付各種局部衝突的軍事能力，特別要準備打贏兩場幾乎同時發生的戰區戰爭；美國需

---

<sup>8</sup>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Feb. 1994.), 轉引自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1999年），頁82。

要做出反應的主要威脅有三種：一是對付跨國威脅，二是對付小規模突發事件，三是對付大規模戰區戰爭。<sup>9</sup>所謂準備（prepare）就是為應付未來難以預測的重大挑戰做好準備，包含三個方面：推行軍隊現代化、進行軍事事務革命，落實「2010年聯合作戰構想」為核心的軍事戰略體系、利用「經營革命」削減管理費用和精簡設施，增加與盟國的合作性開發計劃等，這是後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第三次調整。

### （三）小布希時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冷戰後的第四次戰略調整

小布希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除了延續老布希及柯林頓時期的國家利益外，另外更融入了共和黨一貫的擴張戰略思維，在小布希決策小組包括國家安全顧問萊斯（Condoleeza Rice）、副總統錢尼、國務卿舒茲（George Schultz）、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等人所組成的「火神隊」（The Vulcan's），這些人員在競選期間曾經發表的重要文件，充分說明小布希政府的國家安全政策，其中以萊斯 2000 年 1-2 月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的「促進美國國家利益」（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專文中有著詳盡的論述，萊斯認為：美國軍事力量是唯一能對威脅美國利益及敵視其盟邦的軍事強權產生嚇阻的力量，因為他們必須去考量美國軍事力量此強大的因素。<sup>10</sup>同時萊斯認為美國外交政策重點應置焦點於國家利益和追求國家利益有關的重點，包括：<sup>11</sup>

- 確使美國的軍事力量能夠嚇阻戰事及投射軍力，而且在嚇阻失敗時有能力為保護美國的利益而戰。
- 藉著擴張自由貿易及一個穩固的國際貨幣系統來促進信守這些原則的所有國家之經濟成長及政治開放，特別是包括被忽視或不是美國國家利益之主要區域的西半球。
- 重新建立與那些能分享美國價值且因而能共同承擔促進和平、繁榮及自由之負擔的美國盟邦，堅強與親密的關係。
- 專注美國的能量於與大國的廣泛關係，特別是與俄羅斯與中國，因為大國有形塑國際政治體系的特性。
- 果斷地應付流氓政權及敵視國家的威脅。

萊斯的戰略思維在小布希政府 2001 年公布的「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QDR）中充分顯露，在「四年期國防檢討

<sup>9</sup>王緝思，前揭書，頁 224。

<sup>10</sup>Condolee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79.No.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51-52.

<sup>11</sup>*Ibid.*, pp.46-47.

報告」中指出對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必須要考慮的美國持久的國家利益如下：<sup>12</sup>

- 確保美國的安全和行動自由：包括美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及自由，美國公民在國內外的安全，保護美國的要害基礎設施。
- 履行國際承諾：包括盟國和友國的安全與聯繫，防止敵人主宰歐洲、東北亞、東亞沿海地區及中東和西南亞等關鍵地區，保持西半球的和平與穩定。
- 對經濟繁榮作出貢獻：包括確保全球經濟的活力和生產率，確保國際海域、空域、太空以及資訊交流管道的安全，確保進入關鍵市場和獲得戰略資源。

另外在「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中，美國特別強調要構建 21 世紀的美國軍隊，其重要目標就是要以高科技手段裝備美國部隊和增強美國部隊的戰鬥力，如保證情報系統在敵人進攻時仍能有效、保證美國部隊能夠到遙遠地區作戰、加強太空預警能力、提高資訊技術並發展和建立聯合指揮作戰系統等。<sup>13</sup>換句話說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要追求的是美國的絕對安全，也就是充分運用所具有的各種優勢，並將其轉化為長遠的戰略優勢，確保美國的絕對安全和對國際事務的主導權。<sup>14</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萊斯的專文中，雖然提及要特別注意與中國大陸建立廣泛的關係，但她同時也認為「中國是一個興起的強權，任何興起強權具有未解決的利益都是一項挑戰。」<sup>15</sup>中國大陸對台灣仍有尚未解決的利益，所以對美國而言中國大陸是未來的挑戰。在這篇專文中，小布希政府的主要幕僚已將中國大陸視為「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而在「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中所指的「防止敵人主宰東北亞、東亞沿海地區等關鍵地區」，其所指的敵人不言而喻就是中國大陸，換言之，冷戰後國際體系雖然由兩極體系進入「一超多強」的格局，但美國並不認為多強中的歐盟和日本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俄羅斯雖然仍然是「可能的潛在威脅」，但其國力尚待恢復，短期不會對美國構成立即威脅，中國大陸快速的崛起且對全球事務影響力日益提升，尤其在亞洲地區更有與美國抗衡的態勢，被美國視為多強中的主要威脅。

### 三、美中在國際體系中的競合

美中在國際體系中存在合作與對抗的並存交替，美中關係的本質兼具戰略競爭與合作，而競爭是雙方關係的主要特點，其根本原因在於美中兩國的國家

---

<sup>12</sup>周建明、張曙光，〈美國冷戰後國家安全戰略的構建〉，收錄《解讀美國大戰略》，胡鞍綱、門洪華主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87。

<sup>13</sup>許嘉，《美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48。

<sup>14</sup>周建明、張曙光，前揭書，頁192。

<sup>15</sup>Ibid.,pp.51-52.

利益存在結構性的矛盾，這種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在：

第一中國大陸正在崛起，並逐步邁向強權，這兩種強權無法避免會發生衝突。<sup>16</sup>

第二美國建立單極世界霸權體系的戰略籌劃與中國大陸的多極化主張尖銳對立，中國大陸主張在主權平等原則基礎上進行求同存異的合作，而美國企圖以化異為同的方式建立和維持世界共同體。<sup>17</sup>

第三是中國大陸是全世界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強國，美國則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首，這兩種社會制度注定要相互競爭。<sup>18</sup>

第四是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差異是源自於民族文化傳統並主要引起紛爭的根源。<sup>19</sup>

第五是中國大陸是佛教文明，美國則是基督教文明，杭廷頓在「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書中指出這兩種文明難以和平共存。<sup>20</sup>

第六是中國大陸位居亞洲大陸的心臟地區，而美國一直想在此一地區維持重大影響力，根據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的大棋盤一書 (Theory of the grand chessboard) 中指出美中兩國天生就是地緣政治上的對手。<sup>21</sup>

第七是美中兩國在經濟上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美國巨大的資本和技術優勢與中國大陸巨大的市場和勞動力優勢構成美中經濟合作的現實基礎，但從發展角度來看，也存在競爭甚至摩擦。<sup>22</sup>

第八是國際戰略物資尤其是能源的稀有性，加上美中經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使兩國在能源競爭上日益白熱化。<sup>23</sup>

美中國家利益的結構性矛盾是引起雙方所有對抗的根源，成為冷戰後和當前美中關係正常發展的主要障礙，這種結構性矛盾也從根本上決定了美中雙邊關係的戰略基礎的脆弱性。<sup>24</sup>不論未來中國大陸國力強弱，中美關係都出現結

---

<sup>16</sup>袁鵬，〈中國人對美國的觀感〉，收錄《美國政治印象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Imagination)，卡羅拉·麥克吉福特 (Carola McGiffert) 主編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94 年)，頁 127。

<sup>17</sup>周柏林，〈關於新世紀中美關係的戰略性思考〉，《中國外交》(2001 年 9 月)，頁 39。

<sup>18</sup>袁鵬，前揭書，頁 127。

<sup>19</sup>周柏林，前揭書，頁 39。

<sup>20</sup>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黃裕花譯 (台北：聯經，2003 年)，頁 247-250。

<sup>21</sup>袁鵬，前揭書，頁 127。

<sup>22</sup>周柏林，前揭書，頁 39。

<sup>23</sup>中共第三大油廠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NOOC)2005 年 6 月 23 日出價 185 億美元(台幣 5800 億)現金加碼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Unocal)，引起華府內部的激烈辯論，優尼科石油公司則表示願意以較低價格(166 億美元合台幣 5204 億)賣給雪佛龍，以免美國石油公司落入中共手中。聯合報 2005 年 6 月 24 日 A14 版。

<sup>24</sup>周柏林，前揭書，頁 39。

構性摩擦，如果中國大陸強大勢將對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形成衝擊，另一方面如果中國大陸變得不穩定或衰落，則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可能變得冒進危險，<sup>25</sup>即不論未來中國大陸國力朝什麼方向發展及中國大陸對美國的戰略意圖是否帶有敵意，中國大陸皆將成為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與威脅來源。<sup>26</sup>

## 第二節 亞太區域層次中的美中關係

二次大戰後美國在亞洲經歷韓戰和越戰，深切體認到亞洲在冷戰時期圍堵共產主義的重要性，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安全目標即為維持政治及軍事的主導地位，為達此一目標，美國竭力維持投射優勢海空兵力至「亞洲海洋地區」(maritime Asia) 的能力。<sup>27</sup><sup>28</sup>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經濟快速成長，成為全球重要的經濟區域之一，並與美國的經濟成長息息相關，使美國愈加重視亞太地區的戰略價值，其中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所帶動的國力提升，使其在亞太地區的地位日益重要，對美國主導亞太地區的企圖構成了威脅，亦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最主要競爭對手。

### 一、小布希政府的亞太安全戰略—冷戰後的第四次調整

#### (一) 老布希時期的亞太安全戰略—冷戰後的第一次調整

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在後冷戰時期經過三次重大調整，1989年布希總統提出「新太平洋夥伴關係」，加強與太平洋週邊國家關係，1991年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A. Baker)在美國《外交事務》期刊發表「扇形戰略」概念的文章，闡述建立一個以北美為基點，包括日、韓、東協、澳大利亞呈現「扇形結構」的「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的戰略構想，其核心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扇形結構」的共同體，以美國為基地向西輻射，以美日同盟為軸心，向北是美國與韓國的聯盟，向南是東協，再向南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以這些聯盟為扇骨，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為扇面，將共同體內的國家聯合在一起，並逐步將此一結構推向中國大陸和俄

<sup>25</sup>Uwe Parpart, "Bursh's lone military superpower vision," *Asia Times on Line*, February 16, 2001

<sup>26</sup>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no4, spring 2001, pp.5-40.

<sup>27</sup>麥克·史文(Michael D. Swaine),〈美國國家安全菁英人士的想法〉,收錄《美國政治印象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Imagination),卡羅拉·麥克吉福特(Carola McGiffert)主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94年),頁79。

<sup>28</sup>亞洲海洋地區意指從阿留申群島和夏威夷群島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的這塊地區,其中包括歐亞板塊周邊的許多重要戰略要衝,諸如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以及南太平洋的澳洲和紐西蘭。



羅斯等國，最後也將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納入共同體內，<sup>29</sup>這是美國在後冷戰時期亞太安全戰略的第一次調整。

## (二) 柯林頓時期的亞太安全戰略—冷戰後的第二、三次調整

1993 年柯林頓上任更加重視亞太地區，在布希政府的戰略基礎上又提出「力量分享 (shared strength)、繁榮分享 (shared prosperity)、和對民主價值分享 (shared value)」三大觀念的「新太平洋共同體」(New Pacific Community) 戰略構想，<sup>30</sup>此一戰略包含兩大部分：一是在亞太地區達成拓展「經濟安全」、推廣人權外交和確保區域「權力平衡」三大利益；二在亞太既有的戰略格局中，跨越地緣限制將美國勢力擴展至亞洲大陸，這是美國在後冷戰時期亞太安全戰略的第二次調整。

另外，從 1990 年到 1998 年間美國共提出四次「美國東亞安全戰略報告」(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簡稱「東亞戰略報告」(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 EASR)。<sup>31</sup>1990 年美國國防部公布「東亞安全方案」(East Asia Security Initiative) 認為前蘇聯已不具威脅，美國應適度且逐步減少在亞洲的駐軍，「以簽訂區域出入權、相互訓練協議、定期船艦訪問、情報交換與專業的軍事教育計畫來彌補，而非長期在該區駐軍」，<sup>32</sup>美國此一觀點提出後使亞洲國家對美國撤軍後的權力真空感到憂心；1992 年 2 月 6 日中國大陸第七屆全國人民大會通過「領海及毗連區法」，將經濟海域擴大至 200 海浬，被視為填補此一真空及權力擴張的象徵，引起亞洲國家的緊張，尤其是依賴海上生命線的日本，更是備感威脅。1993 年美國國防部助理副部長奈伊 (Joseph S. Nye, Jr.) 認為美國在亞洲駐軍符合美國的利益，<sup>33</sup>因為美國對亞洲

<sup>29</sup>James A. Baker, III,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Winter 1991-92), pp. 1-17. 轉引自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1999)，頁 82-83。

<sup>30</sup>Bill Clinton, "Fundamentals of Security for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July 10, 199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 29 (July 19, 1993), p. 507. 轉引自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1999)，頁 83。

<sup>31</sup>王友仁，《從美國戰略論冷戰後的東北亞危機-從朝鮮半島看當前台日美之戰略互動關係》(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 年)，頁 1。

<sup>32</sup>維尼·伯特 (Wayne Bert), 《孰者勝出—美國與中國在東南亞之爭》(The United State,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94 年)，頁 37。

<sup>33</sup>從美國利益角度看美國留在亞洲有四項有利因素：如果美國想繼續維持其超強地位，美國一定要繼續保護其在世界各地利益，亞太地區自不例外、亞太地區明顯是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夥伴、美國與日韓菲泰澳仍有條約義務、美國如能推動和平與穩定創造各國都有機會繁榮的環境是符合美長期利益。"The Further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onference

貿易額約 4000 億美元，可維持 300 百萬人的就業，<sup>34</sup>同時若美國撤軍將造成亞洲權力真空，會導致中日對立，1995 年提出所謂的「奈伊報告」(The Nye Report)，影響了美國的亞太政策。1994 年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及 1996 年台海導彈危機，使美國瞭解東北亞的局勢並未因冷戰結束而有所改善，反而更趨向不穩定，必須藉由區域內雙邊關係鞏固此一地區之和平穩定，1996 年 4 月美日簽署「美日安保共同宣言」(the U.S.-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7 月美國與澳大利亞發表戰略夥伴關係聲明、1997 年 9 月美日共同發表「美日防衛合作指針」(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sup>36</sup>都是針對亞洲不穩定因素的具體回應。這些因素使美國政府改變了第一、二次東亞戰略報告的撤軍主張，堅定了美國繼續在亞洲駐軍的決心。

1998 年 11 月美國根據其「塑造-反應-準備」全球戰略需要和亞太地區安全形勢新的變化發表冷戰後第四份「東亞安全戰略報告」，確定了美國亞太安全政策的框架，明確訂定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戰略並提出三個方向：一是預防性的軍事安全戰略，包括繼續保持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繼續加強美國在亞太的同盟關係、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多邊安全機制、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二是加強與亞太國家經貿關係的經濟安全戰略，包括倡導並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經濟制濟合作、掌握亞太經合組織的主導權、採取一系列戰略性措施加強與亞太地區的經貿和金融關係；三是積極向亞太地區輸出美國價值觀念的人權外交戰略，<sup>37</sup>這是美國後冷戰時期亞太安全戰略的第三次調整。

## (二) 小布希時期的亞太安全戰略—冷戰後的第四次調整

小布希上任後亞太安全戰略基本上承襲老布希的觀念，小布希極為重視亞太的戰略地位及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影響，除了經濟理由外，亞太地區在後冷戰時期逐漸構成美國安全的挑戰，也是重要的考量。國防部長長倫斯斐曾表

---

Report,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 No.1, (Spring/Summer 1991), pp86-87. 轉引自：周世雄，《國際體系與區域安全協商—歐亞安全體系之探討》(台北，五南，民 83 年)，頁 232。

<sup>34</sup>王友仁，《從美國戰略論冷戰後的東北亞危機—從朝鮮半島看當前台日美之戰略互動關係》(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 年)，頁 3。

<sup>35</sup>1992 年美國與亞太地區國家雙邊貿易額達 3480 億美元，遠超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 2650 億美元、歐盟的 2270 億美元，1994 年柯林頓將 10 個發展中國家列為「新興大市場」其中包含中國等 4 個東亞國家，1992 年美國在亞太地區直接投資超過 780 億美元，1993 年又增加了 26%，顯見亞太地區對美國經貿重要性與日俱增。

<sup>36</sup>「美日安保共同宣言」重新確認美日安全同盟在冷戰後的長期性和必要性，並透過此一協定使美日軍事合作具體化、擴大化；「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制定標示美日兩國軍事合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促成美國國防部長科恩及國務卿歐布萊特相繼訪問日本，具體商談防務合作問題，使美同盟關係進一步得到加強。

<sup>37</sup>何蘭主編，《冷戰後中國對外關係》(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6-12。

示，美軍必須將軍事戒備的重心放在亞洲的朝鮮半島與中國地區，焦點的轉移並不代表美軍對歐洲的興趣降低，而是亞洲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升高。<sup>38</sup>此一觀點在小布希政府所提出的「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中得到證實，該報告指出美國的國家利益包括維持東北亞及東太平洋沿岸（包括自日本到澳洲及孟加拉灣的沿線地區）的安全。<sup>39</sup>國防部認為未來美國雖不會面臨同等實力的全球對手的挑戰，卻可能有區域強權對美國重要利益地區的穩定構成威脅，而西太平洋沿岸尤其是高挑戰性的區域。<sup>40</sup>所謂的亞洲軍事強權在報告中雖未言明，其實指的就是中共與北韓。<sup>41</sup>

小布希政府在亞太地區的目標有三：第一是防止地區霸權國家的興起：如果一個敵對大國主導亞太地區將對美國構成全球性挑戰並威脅到當前的國際秩序；第二是保持穩定：穩定是亞太地區繁榮的基石，要想使亞太地區更加繁榮，每個國家必須不受任何制約的和平發展；第三是控制亞太地區的變化：美國也許不能參與解決亞太地區的所有爭端，但可以努力影響事態的發展，使其不致失控。<sup>42</sup>另外在政治與軍事戰略上美國在亞太地區主要由四個部份組成：第一是深化並擴大雙邊安全聯盟，從而建立一種更加廣泛的伙伴關係。第二是在亞太地區正在崛起的主要大國及關鍵性地區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印度和目前受到削弱的俄羅斯）間實行一種**大國平衡戰略**。第三是關注可能誘發其他國家使用武力的局勢，如台海問題的控制。第四是推動所有亞太地區國家展開內容更廣泛的安全對話。<sup>43</sup>

綜合上述分析小布希政府的亞太戰略基本而言就是「聯友制中」，亦即「聯合盟友以制衡中共」，<sup>44</sup>其具體做為則是「以美日安保為核心強化雙邊盟友關係」及「增強軍事部署」：

（一）以美日安保為核心強化雙邊盟友關係

阿米塔吉 (Richard L. Armitage)、凱利 (James A. Kelly)、伍弗維茨 (Paul

<sup>38</sup>Robert Burns, "Army Shifting Equipment to Asia,"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0, 2001.

<sup>39</sup>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P.2.

<sup>40</sup>*Ibid.*, P.4.

<sup>41</sup>王高成,〈從小布希東亞之行看美國亞太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3卷3期(2002年7月),頁79。

<sup>42</sup>扎勒米·哈利勒扎著,《美國與亞洲-探索美國的新戰略和兵力態勢》(The United State and Asia: Toward a New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2-3。

<sup>43</sup>扎勒米·哈利勒扎著,前揭書,頁2-3。

<sup>44</sup>王高成,前揭書,頁79。

D. Wolfowitz) 及奈伊共同撰擬的所謂「阿米塔吉報告」(Amitage Report) — 「美國與日本—提升成熟的夥伴關係」(The U.S. and Japan: 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 中指出：美國在日本與南韓的駐軍是亞洲安全的基石，而且二者是一體形成的，不可能撤出美國在其中一地的駐軍，而留下另處的美軍。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利益之所繫，沒有日本基地的使用權，美國不可能在亞太地區扮演該扮演的角色，而任何從南韓撤出負有嚇阻北韓入侵任務的美軍之企圖，都可能成為日本民眾用來要求美軍撤出日本的理由與壓力，如果美國能以圓融政策處理印度與俄羅斯的問題，又能在平時就尊重以日本南韓為主的亞洲盟邦，當能有效影響本區的權力平衡結構，對上升中的中國大陸國力形成一定的制約。<sup>45</sup> 阿米塔吉報告說明了小布希政府基於現實主義的想法，欲藉由與盟邦的合作強化整體的力量，以制衡中國大陸可能構成的威脅。美國所欲結合的盟友包括正式盟邦和朋友兩類，前者指的是日本、南韓、澳洲、菲律賓及泰國，後者包括台灣、新加坡、越南、印尼及印度，<sup>46</sup> 在這些盟友中小布希最重視的就是日本，這與日本的經濟、軍事、科技實力及地緣政治的戰略地位有關，同時也因為兩國政治理念與制度的接近，以及長期軍事合作的關係，美日的新防衛指針，就是從以往在日本對美國借出基地，和美國防衛日本的美日安全合作關係，轉變為參與亞太安全的美日合作以及美日共同建構亞太安全機制。<sup>47</sup>

## (二) 增強軍事部署

2001 年美國的「四年期國防檢討」指出美軍將在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 (Anderson Air Force Base) 重新配置轟炸機、戰鬥機和空中加油機，以增強關島的空軍力量，這是美軍落實亞洲新戰略的開始。2000 年以來，美國在關島逐步推動四項軍事部署，即將 B2 隱形戰略轟炸機、AGM-86 型戰斧巡弋飛彈、兩棲攻擊艦和核子潛艇等四類先進的戰略武器部署在關島，從關島起飛的戰機可以在十二小時內前往朝鮮半島或台灣，美國正把關島作為美國預防性部署的一部份。<sup>48</sup> 另美國亦準備在西太平洋增加三至四個水面戰鬥群並增加航母戰鬥群在西太平洋巡弋時間，<sup>49</sup> 藉由這些部署美國在東亞建制了三條防線，第一道防線以日韓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島鍊防線，第二道為關島做為中繼站，並以澳洲作為補給站，第三道為夏威夷的美國太平洋指揮部，現今美國在亞太地區駐軍十四萬四

<sup>45</sup> 陳一新，前揭書，頁 87。

<sup>46</sup> 王高成，前揭書，頁 79。

<sup>47</sup> 林文程，〈近期美中台軍事關係演變及我方因應之道〉，收錄《美中台關係戰略評估 2004》，陳一新主編（台北：遠景基金會，民 94 年），頁 2。

<sup>48</sup> 林文程，前揭書，頁 3。

<sup>49</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P.27.

千人，以日韓的駐軍構成西太平洋的主力。<sup>50</sup>美國的戰略目標之一仍然是在防範一個崛起之敵對中國，美國正積極部署中的海上封鎖線，是以北起靠近北極的阿留申群島 (Aleutian Island)，經日本和南韓一直到澳洲，以既有的雙邊聯防架構為主幹，同時向週邊延伸，美國的太平洋封鎖線正向東南亞深化。<sup>51</sup>

## 二、小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

小布希政府對中國大陸的角色，不論是在全球或區域的層次上，均將中國大陸定位為「潛在戰略競爭對手」，但美中之間存在複雜而深刻的戰略及經貿關係，<sup>52</sup>雙方存在著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這種「既制衡又交往」的「圍堵交往」(congame) 就形成了小布希政府上任時的中國政策。<sup>53</sup>此一政策在萊斯在外交事務專刊發表的專文及艾里森 (Graham T.Allison)、史考克羅 (Brent Scowcroft)、萊斯、阿米塔吉等人所組成的「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所提出的政策建議中得到證實。

萊斯認為中國大陸敵視美國在東亞的存在，因此中國大陸對美國而言是一項挑戰；<sup>54</sup>但萊斯也認為將中國大陸視為敵人會是一項錯誤，中國大陸正在改變，而對美國的挑戰則是如何在不疏遠 (alienate) 中國大陸的情況下因應安全的發展。同時萊斯認為基於下列原因中國大陸仍然是亞太地區一項潛在的威脅：一、中國大陸不滿美國在亞太地區派駐軍隊，中國大陸並非是一個想維持現狀的強權，而是希望改變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而使此一改變對其有利。二、中國大陸做為一個強權但卻仍有未解決的利益衝突，特別是關於台海及南中國海的島礁主權問題，這對區域穩定而言會是一項威脅，而中國大陸目前軍力雖不如美國，但這未必意謂永遠會是如此。三、中國大陸在伊朗及巴基斯坦有關彈道飛彈科技方面的擴散紀錄，更加凸顯了亞太地區安全的問題。因此萊斯認為美國在透過經濟互動而促進中國大陸內部轉型的同時，也必須圍堵中國大陸的權力和它的安全野心，換言之，美國在和中國大陸合作過程中，一旦與美國利益有所衝突，美國也必須不畏懼與中國大陸衝突。<sup>55</sup>

艾里森、史考克羅、萊斯、阿米塔吉等人所組成的「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

<sup>50</sup>林文程，前揭書，頁 3。

<sup>51</sup>林文程，前揭書，頁 1。

<sup>52</sup>黃奎博，〈我國總統選後美中台三邊關係發展〉，收錄《美中台關係戰略評估 2004》，陳一新主編 (台北：遠景基金會，民 94 年)，頁 11。

<sup>53</sup>王高成，前揭書，頁 79。

<sup>54</sup>陳文賢，《柯林頓及布希政府的中、台政策—決策小組研究途徑》(台北：一橋，2002)，頁 54。

<sup>55</sup>Rice, op.cit., pp.56-57.

所提出的政策建議中提到美國在東亞必須和「潛在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大陸建立「建設性」(productive)關係，並將其列為最優先的攸關美國生死存亡最重大的國家利益(vital national interests)之一，選舉時小布希陣營最重視的台灣問題則成為「維持台海和朝鮮半島和平」建議一部份，列在次於重大國家利益之下的極端重要國家利益(extremely important interests)之中。<sup>56</sup>

前述的文件都是在小布希上任之前所提出的，貫穿這三份文件的精神就是美國把中國大陸視為潛在的戰略對手或戰略競爭者，防止這樣一個潛在戰略競爭者對美國國家利益造成的威脅，是小布希上任必須優先考量的，這樣的思維就構成了美國的中國大陸政策。

### 三、中國大陸的美國政策

小布希政府上任後北京當局對美國新政府存在「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心理，期待的是美中關係是中國大陸對外政策的重點，與美國維持正常而穩定的關係可以獲得下列利益：<sup>57</sup>第一可以幫助中國大陸的現代化，美國提供的資金和技術可以促進中國大陸的產業升級。第二是可以幫助中國大陸提升國際地位。第三是可以幫助中國大陸解決台灣問題，1996年台海危機使北京體認從北京到台北最短的距離就是華盛頓。同時北京當局也瞭解美國在其內部權力政治中亦可扮演「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角色，與美國維持穩定關係可避免強硬派之挑戰。另外北京當局注意到小布希在競選時提出以「戰略競爭者」取代「戰略夥伴」關係，主張強化台灣的自衛能力，推動「全國飛彈防禦系統」(MND)，這些都將對中國大陸的利益造成威脅，最重要的是中國大陸擔心小布希新政府的兩岸政策會向台灣傾斜。

另外中國大陸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戰略目標是「穩定、安全、發展」，中國大陸必須營造一個國際及國內穩定的環境，持續高度的經濟成長來抵消國內社會的貧富、三農等問題，才能確保其國家安全，這樣一個穩定的戰略環境極需美國的協助，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台灣問題一直被視為美中雙邊關係的關鍵與變數，雖然有三個公報的約束，但也存在「台灣關係法」的制約，1996年導彈危機美中曾經武力對峙，此一危機雖然平安落幕，也獲得柯林頓政府的「三不

---

<sup>56</sup>Robert Ellsworth, Andrew Goodpaster and Rita Hauser,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2000.at <<http://www.nixoncenter.org/publications.monograph/nationalintereste.html>>. 轉引自陳一新，《戰略模糊中的美中台新圖像》(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3年)，頁114。

<sup>57</sup>趙春山，〈布希新政府的兩岸政策〉，《共黨問題研究》，27卷2期(民90年2月)，頁1。

政策」的承諾，<sup>58</sup>但台灣內部主體意識的抬頭，更增加了台灣問題的不確定性，台灣問題處理不慎，將導致美中衝突，影響區域安全，嚴重者將威脅中國大陸的生存發展，所以中國大陸極於瞭解小布希新政府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同時中國大陸必須與美國維持穩定的雙邊關係，不僅是因為美國可以在國際事務上協助中國大陸，美國更是中國大陸第一大貿易夥伴也是外資最主要來源，美國對全球能源市場亦具影響力，與美國維持長期穩定的關係符合中國大陸的利益並有助其經濟發展。在區域安全方面中國大陸仍需要藉與美國的關係及亞太事務的參予以平衡中國大陸週遭國家的戰略利益，特別是做為對日本、俄羅斯及印度的一種反制力量。<sup>59</sup>

中國大陸在急於想知道小布希政府的想法，也希望小布希政府能確實瞭解中國大陸對一些問題（如台灣問題、中美貿易等）看法的狀況下，由副總理錢其琛於 2001 年 3 月 18 日至 24 日到華府訪問，分別與小布希總統、錢尼副總統及國防部長倫斯裴見面，被視為小布希上任後第一次美中雙方高層會談。美中雙方希望藉此一會談能對未來美中關係的發展有一正面且積極的定調作用；小布希總統認為與中國大陸維持良好的關係是符合美國最大的利益，錢其琛則回應表示，美中有共同的利益，兩國能夠進一步促進雙方關係，而在雙方有所不同的問題，共同交換意見，將不同觀點暫擱一邊，以良好的出發點來尋求共識。中國大陸把錢其琛的出訪美國視為「中美關係發展的一次重要契機」，<sup>60</sup>然而就在錢其琛訪美回國，美中關係可能出現曙光之際，突然爆發出軍機擦撞事件，使得原已呈現危疑氣氛的美中關係更形緊繃。

美中領導人在處理擦撞事件時均希望不要拖延太久，因拖延太久將會引發雙方之民族意識而使得事件愈加棘手，同時下列因素也可能進一步激化此一事件：1999 年美軍誤炸貝爾格勒中國大陸大使館的影響，小布希剛上任，江澤民與小布希都不希望在處理時被視為軟弱、中國大陸也面臨第四代領導人的接班問題，軍方鷹派的抬頭，而中國大陸國內民族主權的高漲都可能會影響此一接班政局的進行，<sup>61</sup>另外在整個處理過程中美中高層均有不能因此一事件而破壞美中關係的共識，在這些因素的考量下，撞機事件在雙方以遺憾（regret）和抱歉（sorry）代替道歉（apology）的方式下得以急轉直下順利落幕，但此一事件充分暴露美中兩國關係的脆弱性，亦顯示兩國在亞太地區軍事衝突的潛在可能

<sup>58</sup>1998 年 6 月 30 日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在上海發表「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台灣，不支持台灣任何需要以國家為條件之國際組織。」

<sup>59</sup>陳文賢，前揭書，頁 64。

<sup>60</sup>席來旺，〈把握中美關係發展的契機〉，《瞭望新聞週刊》，14 期（2001 年 4 月 2 日），頁 19。

<sup>61</sup>陳文賢，前揭書，頁 200。

性，同時美中撞機事件導致的緊張關係，亦直接的影響到兩岸關係。

#### 四、美中在亞太地區的競合

美中兩國在亞太次區域的關係較之國際體系中的關係更為相對與直接，亞太地區強權環伺，東北亞北韓問題、東亞台海問題、南中國海主權問題、南亞印巴衝突及核擴散問題，都顯示亞太地區安全情勢的複雜性，美國自二次大戰後即企圖主導亞太事務，但終因文化、種族、宗教、經濟等因素，無法完全掌控，相對的中國大陸在經濟崛起後，憑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積極介入亞太事務，大幅提升其影響力，使美中在亞太地區的競爭愈趨白熱化，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觀察，美中在亞太地區的競爭與合作可以從地緣政治的權力平衡、軍事、經濟等面向觀察：

##### （一）在地緣政治的權力平衡方面：

美中兩國在亞太地區競爭的深層結構因素是地緣政治上的陸權與海權之爭，位居亞洲核心的陸權國家—中國大陸，在國力提升後無可避免的必須向海洋發展，企圖掌握亞太地區主導權的美國則透過海權的掌握，圍堵中國大陸的向海洋發展，陸海權的競爭，在亞太地區形成了微妙的權力平衡，美國藉雙邊關係的聯盟，尤其是以美日安保為核心，建構了對中國大陸的圍堵線，制衡了中國大陸，但微妙的是中國大陸亦企圖藉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來制衡日本。<sup>62</sup>

##### （二）在軍事方面：

美國冷戰後調整安全戰略，在全球各地裁撤軍事基地與部署，唯獨在亞太地區不僅未撤軍，甚至加強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這樣的部署針對性極為清楚，因為亞太地區除中國大陸、日本及俄羅斯外，各國的軍事力量並不足以影響區域的安全，日本是美國堅定的盟友，自然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俄羅斯的重點在歐洲，其軍事部將亦以歐洲為重點，加上俄羅斯與中國大陸就長期以來的邊界爭議達成共識，<sup>63</sup>其在亞洲的威脅大幅降低，在亞太地區無法與美國抗衡，美國加強亞太地區軍事力量針對的目標就是中國大陸無庸置疑。加上台灣問題的敏感性，美國體認到中國大陸持續的成長，將會造成海峽兩岸的軍力失

---

<sup>62</sup>中國大陸內部學者認為美日安保條約對日本存在某種制衡的作用，因為美國的協防可以限制日本向軍事大國的方向發展，有助於東北亞區域的穩定。

<sup>63</sup>中俄發展戰略關係受到下列共同利益的影響：第一維持和平穩定的環境以使雙方獲得有利的條件解決各自內部的問題，第二中共希望得到俄羅斯的軍火和天然資源，而俄羅斯也可以得到資金的援助，第三雙方希望合作對抗美國的支配地位。詳見Alexander Larin., "The American Factor in Russian-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ar Eastern Affairs, No.6, Nov-Dec.2000, p.17.



衡，軍力失衡的結果很可能導致中國大陸採取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大陸一旦採取此措施，美國基於對台灣及其他盟邦的承諾，必然不會袖手旁觀，美中軍事衝突不可避免。美中兩國基於此一認知，表面上尋求和平解決的方式，實際上卻積極強化軍事準備，這種結構上的衝突因素，使美中兩國在亞太地區的關係潛藏著危機。

(三) 在經濟方面：

美中兩國在亞太地區合作最密切的是經濟發展，兩國均認知亞太地區持續的經濟成長符合兩國共同的利益，而要維持經濟成長，需要穩定和平的環境，所以美中國兩國在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有所共識，這也是美中共同管理朝鮮半島北韓核武問題的原因。

冷戰後亞太地區戰略地位日益提升，美國仍然是亞太地區的主導國家，但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日益加重，迫使美國改變其亞太安全戰略，調整並加重亞太地區軍事部署，此一軍事部署的改變，使得地區內主要強權國家間的關係產生變化，強權國家間關係的變化又會對亞太地區權力結構體系產生影響，符合了新現實主義理論中構成員權力與地位的改變會影響到體系，同時體系相對的亦會影響到構成員的關係；同時亦印證了權力平衡會不斷形成，系統有向權力平衡發展的強烈趨勢。

### 第三節 美中關係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長久以來兩岸關係都是依附於美中關係的發展，此一現象係國際政治現實環境所造成的，美國長期以來視台灣為制衡中國大陸的籌碼，而台灣則需要美國提供安全保障，中國大陸則視台灣問題是美中間最敏感、關鍵的問題，如何處理台灣問題成為美中在亞太地區的核心問題。小布希政府基於其國家利益在亞太地區安全戰略的考量不可能坐視台灣被中國大陸兼併，其原因有二：一為美國與亞太盟邦的關係，美國顯現維持台灣安定與和平的能力才能讓美國之亞太盟邦如韓國日本澳洲泰國及菲律賓感到信賴，一是美國堅持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與美國國內政治有關，美國國會及民意斷然不可能對美國總統坐視台灣被中國大陸威脅而無動於衷，而此情形的發生可能也會與美國亞太地區維持十萬駐軍的精神和目的相違背。<sup>64</sup>在這樣的戰略思維下，小布希政府對台灣政策可歸

---

<sup>64</sup>陳文賢，前揭書，頁 259。

納如下：<sup>65</sup>1. 支持一個中國原則。2. 台灣不應該獨立。3. 支持一個台灣政策。4. 保障台灣安全。5. 協助台灣防衛能力。6. 支持台灣不挑釁中國。7. 支持中國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歧見。8. 支持兩岸恢復直接對話並增進互信。9. 支持台灣加入世貿組織及其他功能性的國際組織。10. 支持台灣政策由「模糊」(ambiguity) 轉為「較不模糊」(unambiguity)，也就是在小布希在上任初期即在向中國大陸傳達一個清晰的訊息，在對台政策上將採取「戰略清晰」政策，即是在堅持和平解決的前提下美國有責任確保台灣的安全。

2001年1月小布希入主白宮後，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Richard Boucher)在1月24日國務院新聞簡報第一次談到對華政策表示，美國將實行一個中國政策，履行與中國的聯合公報及其他義務，且同時也履行滿足台灣防衛需求之義務，說明美國的政策仍然是以三公報及台灣關係法為架構。3月小布希政府重要官員相繼就任，在參眾兩院的聽證會陸續提出對台灣的政策，如國務卿鮑爾在3月7日的眾議院聽證會中表示：「除非改變是海峽兩岸公開、自由、平衡的談判結果，否則美國不會容忍任何改變台灣地位的事」、「在三報一法架構下，世衛等國際組織之會籍是保留給中國，但將檢討台灣在不成為會員情形下，享有充分權利，此種安排是符合美國利益的」，<sup>66</sup>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在3月15日參議院聽證會則表示：「不把台灣視為與中國關係中之問題，而坦率看成是一個機會」、「美國與中國之間最終達成之任何協議，必須能讓台灣人民所接受」。<sup>67</sup>在3月19日的國務院新聞簡報中包潤石說明三不並非美國與中國討論台灣問題時之固定內容，首次表示柯林頓政府的「三不政策」不為小布希政府所認同。

4月25日在ABC電視台事先錄製的「早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節目中被問及華盛頓方面是否有義務防禦台灣因應中國大陸武力犯台時，小布希表示：「是的，而且中國必須瞭解這一點」，並說美國將會「不計一切代價」協助台灣自我防禦。<sup>68</sup>5月台灣總統陳水扁「過境訪美」，美國國務院在名義上是「基於申請人的安全、舒適和方便性而批准」，事實上卻是一次精心安排，在掩飾小布希政府不公開激怒中國大陸的原則下，所能給台灣總統最熱烈的歡迎，陳水扁總統過境期間亦接受美國國會議員之招持並與之會談，這種做法明

<sup>65</sup>陳明，《布希新政府之兩岸政策走向》(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0年)，頁96-97。

<sup>66</sup>汪毓璋，〈美國對華政策之變化，及「布、江會晤」後關係發展趨勢、我因應對策〉，收錄《亞太經合會後，布希政府對華政策與兩岸關係發展》，丁樹範等著(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0年)，頁208。

<sup>67</sup>汪毓璋，前揭書，頁208-209。

<sup>68</sup>U.S. Must Defense Taiwan, Bush Say, "ABC News-Good Morning, America, April 25, 2001, at <<http://abcnews.go.com/sections/GMA/Good-Morning America/GMA01042Bush-100days.html>>轉引自陳一新，〈戰略模糊中的美中台新圖像〉(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3年)，頁58。

顯的與柯林頓政府有所不同，使台灣大感意外，亦使中國大陸擔心美國的對華政策將向台灣傾斜。

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前的對華政策明顯向台灣傾斜，而美中關係也在中國大陸一貫的「鬥而不破」的原則下，呈現外弛內張的情形，兩岸領導人在這樣的戰略大環境下，在政治上均能自我約束，在「一個中國」的議題上各說各話，不至於進一步挑釁對方。九一一事件前的兩岸關係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維持政治上各說各話、經濟上熱絡交往、軍事上對峙依舊的格局。

#### 一、兩岸關係在政治層面的各說各話

陳水扁總統在 2000 年就職典禮上提出所謂的「四不一沒有」的兩岸政策宣言，使中國大陸暫時找不到對台動武的藉口。中國大陸中央台辦與國務院台辦在回應陳水扁就職講話時表示：在政治上，台灣只要堅持兩會在 1992 年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兩岸對話便可以恢復，並可就「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議題進行談判。經濟上，中國大陸主張繼續以「一個中國、兩岸談判」的方式推動三通；在軍事上，提醒台灣中國大陸有阻止台獨的決心和準備，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sup>69</sup>

對於九二共識的問題，陳水扁在就職滿月的 620 記者會上指出：九二年兩會曾討論「一個中國」的問題，但沒有「共識」，如果有「共識」，應該是「一個中國各自口頭表述」，雙方努力尋找一個能為兩岸共同接受的「一個中國」的涵意。<sup>70</sup>該次講話顯示民進黨政府有可能接受九二年「一中各表」的共識，但中國大陸並未有善意回應，鑒於雙方對「九二共識」內涵的看法不同，陳水扁提出依據「九二精神」建立兩岸的良性互動說法，避免台灣承認「九二共識」被中國大陸曲解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除此之外民黨政府也設定不以統一為兩岸政策，2000 年 10 月陳水扁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訪問時明確表示「統一不是唯一選項」。<sup>71</sup>11 月民進黨政府跨黨派小組提出大陸政策的「三個認知、四個建議」，<sup>72</sup>指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改變現狀

<sup>69</sup> 「中共中央台灣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辦公室授權就當前兩岸關係問題發表聲明」，新華社，2000 年 5 月 20 日。

<sup>70</sup> 「2000 年陳總統 620 記者會答問實錄」，陸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

<sup>71</sup>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 年 10 月 22 日。

<sup>72</sup> 三個認知：1.兩岸現狀是歷史推展演變的結果。2.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改變現狀必須經由民主程序取得人民同意。3.兩岸人民應可享有長遠共同的利益。四個建議：1.中華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2.建立新機制或調整現有機制以持續整合國內各政黨及社會各方對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意見。3.呼籲中國大陸尊重中華民國國際尊嚴與生存空間，放棄武力威脅。4.昭告世界中華民國堅持和平、

須經由民主程序取得人民同意。基於跨黨派小組的「一中憲法」建議，陳水扁於2001年元旦祝詞中指出，為了因應台灣加入WTO及促進兩岸經貿關係，未來政府將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對中國大陸經貿的「戒急用忍」政策。<sup>73</sup>從五二〇到元旦祝詞中可清楚看出，陳水扁的大陸政策主要內涵有五：一是以新中間路線指導兩岸關係，二是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提出處理兩岸關係的新構想，即大陸不武台灣不獨的新構想來穩定兩岸關係，三是明確提出追求兩岸政治統合新架構，以促進兩岸關係正常化，四是以陽光政策代替軍事恫嚇，亦即主張經由接觸對話協商及談判來解決彼此間的爭端及交流所衍生的各種問題，五是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原則下，以經貿交流為主軸，積極擴展兩岸各項交流，進而促進兩岸經貿正常化。<sup>74</sup>

2001年1月1日金門、馬祖與中國大陸的小三通開始實施。台灣在此階段的兩岸政策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進行「一中各表」，兩岸的交往策略是先經貿後政治，企圖由經貿關係著手進而促進兩岸政治關係的正常化。<sup>75</sup>2001年1月底錢其琛在紀念「江八點」六周年的講話中，對於一個中國原則重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不容分割」，對於兩岸三通問題，錢其琛表示：「只要把兩岸三通看作一個國家內的事務，即可以用民間對民間、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協商的辦法，盡快地通起來。」在這段講話中，錢其琛並沒有堅持「一中原則」是兩岸三通的前提，只是模糊地要求「把兩岸三通看作為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sup>76</sup>

2001年5月陳水扁總統訪問中南美洲在瓜地馬拉提出兩岸「新五不政策」：<sup>77</sup>第一、軍售及過境美國不是對中共的挑釁；第二、中華民國政府不會錯估、誤判兩岸情勢；第三、台灣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棋子；第四、政府從來沒有放棄改善兩岸關係的誠意與努力；第五、兩岸關係不是零和關係。但這些善意並未獲中國大陸回應，5月30日中國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張銘清指出新五不是欲蓋彌

---

民主、繁榮的信念，貢獻國際社會，並基於同一信念，以最大誠意與耐心建構兩岸新關係。

<sup>73</sup>陳總統元旦祝詞全文，遠景基金會網站<http://www.future-china.org>

<sup>74</sup>吳安家，〈陳總統的中國大陸政策觀：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遠景季刊》，2卷3期（2001年7月），頁168。

<sup>75</sup>蔡政修，〈五二〇後的兩岸關係結構與兩岸政治談判前景〉，《問題與研究》，42卷1期（民92年1、2月），頁78。

<sup>76</sup>錢其琛，「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江澤民主席《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重要講話發表六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01年1月22日。轉引自蔡政修，〈五二〇後的兩岸關係結構與兩岸政治談判前景〉，《問題與研究》，42卷1期（民92年1、2月），頁78。

<sup>77</sup>邵宗海，《兩岸關係－陳水扁的大陸政策》（台北：生智，2001年），頁20。

彰，不可能打破兩岸關係僵局，台灣當局領導人如果真有誠意和善意，就應該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只有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在承認兩會共識前提下，兩會才能恢復接觸和談判，而民進黨背負「台獨黨綱」，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大陸沒有與之接觸的基礎。<sup>78</sup>

綜觀兩岸在政治議題上仍停留在「一個中國」的爭議上，台灣認為「一個中國」是議題，其內涵是可以討論的，中國大陸則認為「一個中國」是前提也是原則，兩岸須先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在此前提下始可展開談判，兩岸間各說各話，沒有交集而陷入僵局。

## 二、兩岸關係在經濟上的熱絡交流

兩岸關係在政治雖然陷入僵局，但兩岸政府卻有默契的將「兩岸交流」與「兩岸關係」分開處理，<sup>79</sup>人民交流及經貿往來極為熱絡，形成政冷經熱的特殊現象。在經貿交流方面，2001年兩岸貿易總額為323億美金，增長6%，中國大陸向台灣出口五十億美金，自台灣進口二百七十三億美金，台灣已成為中國大陸第五大夥伴，第二大進口市場，中國大陸則是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一年中中國大陸批准台資項目4196家，協議金額六十九億美金，實際運用台資三十一點四億美金，增長百分之卅六點二、百分之七十三點一和百分之三十二點八，台商大陸投資主體已由中小企業轉為以大型業為龍頭，投資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移，且投資項目金額增大，結構優化並向高新技術領域擴展，已形成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要投資的第三波大陸投資熱潮。在人員文教方面2001年超過三百萬台灣人訪問中國大陸，全年兩岸文化交流專案項目超過三百五十件，人員四千多人次，創歷年新高。<sup>80</sup>2001年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增長幅度，成為1995年以來最大的一年，同時扭轉了自1997年以來連續負增長的態勢。<sup>81</sup>

在兩岸熱絡的經貿往來中潛藏危機，相較於中國大陸，台灣屬淺碟經濟型態，以出口為主要導向，歷年以賺取貿易順差支撐國家經濟發展，兩岸經貿繁榮發展，使台灣經貿資源過度集中於中國大陸，以2001年為例，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比重已高達17.86%，貿易順差比重更高達102.46%，<sup>82</sup>換句話說若扣除對

<sup>78</sup>古直，〈2001年兩岸關係〉，《中共研究》，36卷2期（2002年2月），頁70。

<sup>79</sup>邵宗海，前揭書，頁116。

<sup>80</sup>古直，前揭書，頁78。

<sup>81</sup>何仲山、郭建平、張瑩，〈九一一事件後兩岸關係的發展與變化〉，收錄《反恐戰爭後的美中關係與台海局勢》，中華歐亞基金會編（台北：大屯，民92年），頁215。

<sup>82</sup>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表七台灣對中國大陸香港及全球貿易順差統計，

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台灣不僅沒有任何貿易順差甚至形成貿易逆差，另根據國際貿易組織之評估，當某一國對另一國貿易依存度到達 30% 即達危險程度，國家總體經濟將受另一國之影響。<sup>83</sup> 兩岸經貿的持續熱絡發展，將對台灣總體經濟產生影響。<sup>84</sup>

### 三、兩岸關係在軍事上的對峙

4 月 1 日中美撞機事件連帶影響美台關係，撞機事件引發小布希政在與中國建交 20 年後，意圖取消過去對中國的承諾，也意圖修正過去美國對台灣的若干限制，<sup>85</sup> 這項意圖充分表現在對台灣的軍售上。4 月 23 日小布希總統同意出售四艘紀德級驅逐艦、八艘柴油潛艇、十二架 p-3 反潛機、潛艦發射及水面發射的魚雷、潛艦發射的反艦魚叉飛彈、Mk48 魚雷、車載型刺針地對空飛彈、MH-53E 海龍直昇機、Paladin 自走砲系統、AAV71A 兩棲攻擊車，總金額高達 40-50 億美金，不僅可大幅增強台灣的防衛能力，更可有效提升台灣的反潛戰能力，阻絕中國的海上封鎖，同時美國以軍售的方法維持兩岸的軍事平衡符合美國的利益亦符合台灣的利益。<sup>86</sup> 2001 年 6 月 20 日美國國防部派來的技術人員參與了台灣愛國者飛彈的成功射試射，<sup>87</sup> 雖說是技術協助，也可以假設性解釋為未來台灣納入 MND 系統，也是加強對台灣防衛，更是協防台灣。<sup>88</sup> 對台軍售只是美國預防性戰略一種制約中國大陸的手段，美國軍售台灣主要是加強台灣的制海及反封鎖能力，因而直接點出美國為了防堵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戰略步驟：從陸權走向海權的過程中未來勢必會影響美國日本和韓國的亞太利益，更會因中國大陸能力的建構走向太平洋，牽動全球國際戰略的結構。

小布希政府對台灣歷年來最大規模的軍售行為引發了中國大陸強烈不滿，除了在各種場合以政治語言表示嚴重抗議外，更於 2001 年 6 至 8 月在東山島舉行軍事演習，其規模之大武器裝備之精良及演習時間之長，前所未有，針對此一演習，國台辦發言人張銘清表示：「共軍的職責是保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軍事演習是提高戰鬥力的必要措施，亦有一定目的」，<sup>89</sup> 其針對性及目

---

<http://www.moc.gov.tw>

<sup>83</sup>張顯超，《台灣加入 WTO 後對兩岸三通問題的政經法律影響》，未來中國研究：

<http://www.dsis.org.tw>

<sup>84</sup>迄 2005 年 6 月止，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依存度已高達 25.83%，同時 2005 年 1 至 6 月貿易順差僅達 4.25 億美金，過度投資中國大陸的負面影響已日益嚴重。

<sup>85</sup>陳明，《布希政府之兩岸政策走向》（台北：遠景基金會，民 90 年），頁 87。

<sup>86</sup>劉東方，〈美國對台軍售和兩岸關係的調整〉，《明報》，36 卷 6 期（2001 年 6 月），頁 88-89。

<sup>87</sup>楊浩勉，〈對布希政府對華政策的分析和思考〉，《國際問題研究》，2001 年第 5 期，頁 45-46。

<sup>88</sup>Uwe Parpart, "Bursh's lone military superpower vision," *Asia Times on Line*, February 16, 2001. PP.95-96.

<sup>89</sup>香港大公報，2001 年 5 月 31 日 A1 版。

的性極為明顯。事實上中國大陸舉辦軍軍事演習是針對美國對台軍售、美中撞機事件、李登輝訪日、陳水扁過境美國受到的禮遇等因素而來。<sup>90</sup>整個演習長達三個月，由共軍副總參謀長郭伯雄擔任總指揮，南京軍區司令員梁光烈和海軍司令員石雲生擔任副總指揮，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張萬年率領各大軍區、各兵種司令組成之「中央軍委觀察組」親臨督陣，演習分三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是信息戰，重點是電子對抗，癱瘓敵方通訊和指揮系統，第二階段是海陸空三軍渡海登陸作戰，第三階段是反擊打援，主要模擬外敵艦隊介入，共軍以現代級驅逐艦、蘇愷戰機出動攔截，陸基導彈、核潛艇導彈反擊，海上殲滅敵方戰鬥群。東山島軍演具有下列特色：

(一) 針對性強：

整個演習想定幾乎是以 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為版本，其第三階段的「反擊打援」就是針對美國介入台海的應對措施，參加演習的部隊及裝備可說是精銳盡出，包括自俄羅斯引進的 Tu-79、Tu-82 戰機、現代級驅逐艦基洛級潛艇、A-50 空中預警機、R-77 空對空導彈、日炙長程反艦發彈、C-802 超音速反艦飛彈、S-300 地對空飛彈、中國大陸製新型核攻擊潛艇、殲八二型戰機、飛豹戰轟機、東風 83 型與巨浪二型戰略導彈，並首次在台海動用軍事偵察衛星和自行研發的運 64 預警機進行偵察，可監控台灣海峽三百五十海浬範圍。這些新型武器裝備的使用，最主要的目標就是美國的航空戰鬥群，而共軍也不避諱的表示：已做好準備各種準備對付美軍的各種干擾，包含對美國的航母戰鬥群的攻擊。<sup>91</sup>

(二) 演習目的在反台獨

該次演習圍繞在渡海搶灘登陸的主題，假定若台灣宣布獨立，共軍立即攻取澎湖島，攻佔該島在戰術上比較容易，在戰略上卻舉足輕重，可形成對台獨的威懾和搶佔攻打台灣本島的前哨陣地，至於打航母、打巡弋飛彈、打隱形飛機、打武裝直昇機則是假定台海戰爭爆發，外國軍事介入情況下，共軍將力阻外國插手「中國」事務支援台獨，演習並以鐵拳反台獨作為演習口號，現場隨處可見「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一切準備打、一切為打贏」、「鐵拳打台獨」等標語，充分顯示其演習目的在反制台灣的獨立。

東山島軍事演習除了以武力威嚇台獨意識及警告美國不得介入台海問題外，亦有對陳水扁年上任以來的不滿，陳水扁自 2000 年上任以來始終認為「一個中國」是議題而不是原則，拒絕中國大陸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同時

<sup>90</sup>「天鵝絨手套裡要有鐵掌」，香港文匯報，2001 年 6 月 13 日，A6 版。

<sup>91</sup>香港文匯報，2001 年 8 月 21 日 A5 版。

也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九二共識」只有「九二精神」，其大陸政策搖擺不定，使中國大陸從「聽其言、觀其行」的期待階段，進入了「軍事演習」的攤牌階段。<sup>92</sup>另外在戰略上的意涵是，中國大陸擔心美國出售的紀德艦具有整合空中、水面、水下指管功能，作戰時若獲美國同意可取得同步的資料鏈（Data Link），換言之經由紀德艦的指管能力，加上愛國者三型飛彈的指管鏈路，美台間已具備實質的準軍事同盟能力，對中國大陸構成軍事上的威脅，中國大陸藉由東山島軍事演習表達對此一軍售案的不滿。

## 小結

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結構產生重大變化，前蘇聯的瓦解使兩極體系崩解，國際秩序隨著前蘇聯瓦解而重新調整，形成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俄羅斯、歐盟、日本及中國大陸都是多強的一強，但均無法取代前蘇聯的地位，經過冷戰後近十年的發展，中國大陸經濟高速成長，帶動其綜合國力的成長，不論在政治、軍事、經濟領域，其影響力日益提昇，中國大陸的崛起，使其填補了前蘇聯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位置，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結構，隱然已逐漸轉變為以美、中為主的「新兩極權力平衡」。<sup>93</sup>但由於中國大陸現代化建設尚未完成，中國大陸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與影響力雖可擴張至全球，但其實際權力的運作卻暫時僅能及於亞太地區。

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提升帶動其崛起，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亦相對提升，但對美國而言，中國大陸的國力與美國仍然有著相當大的距離，儘管對於國際體系的多元化、人權、價值觀及能源的爭奪存在著歧異與競爭，但在國際體系中中國大陸對美國而言，只是「潛在戰略競爭對手」，並不構成立即威脅。但就亞太地區的區域層次言，中國大陸的地位日益重要，不論是區域安全、經濟發展與整合，中國大陸的影響力日增，隨著其影響力的擴大，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的權力結構中就益形重要，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的權力相較於國際體系中的權力顯得重要。

美國將中國大陸視為潛在戰略競爭對手，企圖預防中國大陸對美國構成威脅，一方面持續與中國大陸交往，一方面積極展開對中國大陸的圍堵，尤其是在亞太地區，美國藉由強化與既有盟邦的雙邊關係，建構對中國大陸的圍堵線，隱含著在亞太地區制衡中國大陸的戰略意涵，兩岸關係的發展受到美中亞太地

---

<sup>92</sup>邵宗海，前揭書，頁 91-109。

<sup>93</sup>吳東林，前揭書，頁 243。



區權力平衡結構的影響至為明顯，如小布希政府對台灣具善意的發言、美中撞機事件後的對台軍售、陳水扁過境美國的禮遇等，無不受到美中關係變化的影響。

九一一事件前的美中關係基本上仍維持一貫的基調，即美國雖然將中國大陸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但仍然積極與中國大陸交往，進行所謂的圍和政策，中國大陸雖然視美國為霸權，但基於內部穩定發展的考量，選擇與美國維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兩岸關係在美中這種「外弛內張」的情勢影響下，加上台灣陳水扁政府明顯傾向美國的政策，使兩岸關係仍能維持「和而不破」的格局，但美國同意對台灣歷年來最大規模的軍售，仍然對兩岸關係產生影響，中國大陸的東山島大規模軍事演習即是最明顯的例子。